

# 隐喻的内部逻辑及其所体现的语言经济原则

牟许琴

(四川大学 外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关键词:** 隐喻的工作机制; 内在逻辑; 抽象特征; 语言经济原则

**摘要:**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和哲学中消解表层语法这一惯用方法被用来挖掘隐喻背后的逻辑以解析其工作机制, 可证明每一个隐喻都是人类的抽象思维和具象思维的共同作用, 并涉及人类大脑的联想和组合功能。隐喻的工作机制的关键应该是因语言经济原则的作用而省略了的内在逻辑, 并且因此而造成了隐喻的简略和美感以及它的不可言尽性。

中图分类号: H0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07)06-0052-05

The Inner Logic of Metaphor and the Reflected Economical Principle of Language  
MOU Xuq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Key words: mechanism of metaphor; inner logic; abstract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al principle of language

Abstract: Russell's descriptive theory and the traditional way of surface decomposition in philosophical research can be used to give some insight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mechanism of metaphor. Therefore it is proved that a metaphor is the inner logic journey of a creator involving the vehicles of abstract and concrete thinking as well as the ability of free association and composing ability of the human brain. The key points of mechanism of metaphor are the adjustment of economical principle of language and the conscious neglect of inner logic, both of which jointly contribute to the simplicity, beauty and everlasting charm of metaphor.

## 一、隐喻工作机制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隐喻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 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隐喻是对借来之词的使用, 或者从种借来用于属, 或者从属借来用于种, 或者从属借来用于属, 或者通过使用类比”<sup>[1]</sup>。经过了 2000 多年的发展, 人们对隐喻的研究兴趣不仅没有消退, 反而变得更加浓厚, 也从单一的隐喻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当今的多学科研究。用 Johnson 等人的话说, 当前的隐喻研究已经进入了一种“隐喻狂热”的阶段<sup>[2]</sup>。在这一阶段, 隐喻的认知研究成了焦点。隐喻渗透于日常生

活, 不但渗透在语言里, 也渗透在思维和活动中。我们借以思维和活动的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隐喻的<sup>[3]</sup>。

由于隐喻在认知方面的重要性, 隐喻研究者们对隐喻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 内容涉及隐喻的方方面面, 诸如隐喻的界定, 隐喻的分类, 隐喻与其他修辞格诸如明喻、提喻、换喻、转喻等的区别, 隐喻的句法特征和语义特征, 隐喻的功能, 隐喻的理解以及隐喻的工作机制等。在吸取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 本文旨在通过罗素所创立的摹状词理论和哲学中消解表层语法这一惯用方法来挖掘隐喻背后的逻辑以解析其工作机制, 并说明隐喻背

收稿日期: 2007-05-30

作者简介: 牟许琴(1982-)女, 四川洪雅人。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外国语言学研究。E-mail: fly@foxmail.com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后逻辑的省略正是语言经济原则的又一重要体现。

隐喻工作机制的研究长期以来就是隐喻研究的核心,古往今来,学者们在隐喻的工作机制问题上进行了诸多阐述和论证。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主要有以下三种:(1)取代说,即指用一个表达式去取代某一个意义相等的、代取其字面意义的表达式,结果形式是隐喻。(2)比较说,即认为隐喻是两个事物的相似性的比较或者说是明喻的缩略。(3)相互作用说,包括两种表达式:隐喻的两个语义项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隐喻是把隐喻次项的联想含义应用于隐喻的主项。这三种理论各有其自身的缺陷,就取代说而言,其缺陷是难以确定究竟什么才是合理的取代式;就比较说而言,其缺陷则是相似性这一概念太模糊以至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就相互作用说而言,其缺陷则是没有说清楚相互作用的具体工作原理<sup>[4]</sup>。

当前比较新的和比较有说服力的理论主要有两个:一是 Lakoff 和 Johnson 的映射理论。该理论认为隐喻意义是一个概念域向另外一个概念域的映射,且每一个映射都包括四个过程:(1)源域图式中的空缺被映射到目标域;(2)源域中的关系被映射到目标域的关系上;(3)源域的特征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特征上;(4)源域中的知识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知识上<sup>[5]</sup>。二是 Fauconnie 提出的“空间合成理论”,认为人的思维不是发生在两个领域即源域和目标域之间,而是发生在不同的心理空间之间。人的思维可以创造许多心理空间,以此理解世界上各种活动和各种关系,并进行创造性的思考<sup>[6]</sup>。对于这两种比较流行的隐喻解释理论,人们也认为并不能对隐喻的工作机制给出一个非常满意的解释。对于前者,由于映射主要从源域到目标域,而最终在目标域中形成的结构是源域原有结构的继承,目标域本身的特点和结构在映射过程中至少是不明显的,因此映射是单向的,因此映射论虽然是对互动论的具体描述,但是却不见互动,只见单向运动<sup>[7]</sup>。而后者则主要是揭示了意义的生成和理解过程,但却没有发现具体的心理运作过程<sup>[8]</sup>。

## 二、隐喻的内在逻辑

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隐喻工作机制的关键是隐藏在其内部的逻辑。隐喻有三种状态:创新、巩固和死喻<sup>[9]</sup>。

比如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的海量、鲸吞、蚕食、山脚、山腰等死喻,它们也经历了这三个过程。一开始这些词汇也只是某些语言使用者智慧思维的火花,是新颖的语言表达,然而慢慢地它们被大众所接受并为人们广为使用,以至于最后人们在使用它们时已经忘记了它们原来只是语言的一种创新,而把它们作为了语言中的习惯用法。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一个死喻一开始出于某种目的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也是一种新颖的表达,只是经过了一个广泛流传和大众接受的过程,就使继用者们忘记了它们曾经是某些人思维的火花。由此可见,任何一个隐喻的产生都不是凭空的,都有其创造者,任何一个创作者在创造一个隐喻的时候,在他的大脑中就一定有一个隐喻生成的逻辑,只是这种逻辑作为一种中间过程被储存在了大脑里而没有伴随着隐喻的产生被表述出来。因此可以说隐喻的内在逻辑及其省略就是隐喻产生的关键,而省略的标志就表现在隐喻域的不完整性上,隐喻的两个域都内在地具有隐藏的内容,且两者隐藏的内容的相关性就决定了整个隐喻的合理性,其中涉及人类的具象思维能力和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的相互作用,也与人类大脑的联想和组合功能相关。在人类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的作用下,内在逻辑并没有随着隐喻成品的产生而被表达出来。

通过分析找出深层语法(也称逻辑形式)从而消解表层语法(也称语法形式)造成的迷惑,在哲学中历来是极古老又应用极为普遍的方法<sup>[10]</sup>。其实这是哲学的核心方法,也是求取知识的方法,不少学者深谙此法。罗素成功地创立了他的特指描述语理论,其主要内容就是对某些含有特指描述语的命题进行分解,并且把特指描述语从主语的位置转移并将其置于谓项,分别判断分解后所得的命题的真值,目的是为了解除表层语法的误导,揭示原命题的真实逻辑结构<sup>[11]</sup>。乔姆斯基也在这种方法的指引下对句法作出了深层句法和表层句法之二分,希求在语言纷繁芜杂的外衣下揭示出人类语言真正的内在生成逻辑。这种方法在隐喻产生机制的解释中也是同样适用的。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挖掘出隐喻内部的深层逻辑。隐喻的两个域就好比罗素命题中的两个不完整的符号,需要由一定的描述来满足,而这些描述就是一系列储存在人的大脑中的抽象特征。

从形式上来说,尽管隐喻可以是词组、句子、段

落和篇章,但是任何一个看似复杂和隐蔽的隐喻都可以还原为一个或多个基本隐喻,其核心句式可以用“ $A$ 是“ $B$ ”来表示( $A$ 、 $B$ 两字母无意义,只是表达符号)。从这个基本句式可以看出,隐喻主要涉及两个义项“ $A$ ”和“ $B$ ”。对于这两个义项,称谓繁多,如本体和喻体、所喻和喻体、主要主词和次要主词、话题和载体、目标域和源域等。根据现在比较普遍的称法,本文采用目标域和源域的二分法,其中目标域指被喻的事物,源域则指被用来作喻的事物。

陈嘉映说,隐喻就是借用在语言层面上成形的经验对未成形的经验作系统描述。我们的经验在语言层面上是先由那些具有明确形式化指引的事物来表达,这些占有先机的结构再引导那些形式化指引较弱的经验逐渐成形<sup>[10]</sup>。这些抽象特征正是在语言层面上已经成形的经验,是人大脑最深处的对世界的印象,表征是具体的事物,然而实质却是被肢解的关于外部世界的抽象特征,诸如上下、大小、方圆、高矮、胖瘦、美丑、悲喜、善恶、真假等等。隐喻创作者正是以一种不变应万变的技能在最省力和最经济的原则下用已知的经验去认识世界,这不是单纯的体验,其中涉及人的抽象思维、具象思维的运用以及大脑联想的能力。其中“万变”指的是大千世界中进入人类认知领域的新的旧的事物,是一些未成形的关于世界的经验,而“不变”则是指那些具有明确形式化指引的事物所得到的表达。隐喻的整个创作过程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式来表达(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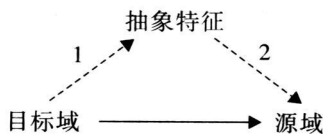


图1 隐喻的内部逻辑

从图1可以看出,储存在大脑中的已有的抽象特征正是统领整个隐喻的关键。当目标域进入认识范围的时候,目标域反馈给主体的感觉与料刺激了主体的大脑神经对目标域未成形的抽象描述。虽然目标域的抽象描述可能不止一个,但是主体将根据实际意图来筛选抽象特征,这就是隐喻形成中的第一次特征聚焦,即图1中所标示的过程1;然后这些抽象特征再在大脑的支配下去寻找经验中存在的同样符合这些抽象特征的成形的或抽象或具

体的事物,将这一特定的抽象特征聚焦到源域上,舍弃源域的其他特征,这是隐喻形成的第二次特征聚焦,即图1中所标示的过程2。虽然源域也许不是具体的概念,但是从成形和未成形的角度讲,过程2其实是一个具象思维的过程,因为在此过程中,游离的抽象特征被经验所定形。图中用虚线表示的就是隐喻内在省略了的逻辑,实线则表示我们所见到的隐喻的成品。当一个基本隐喻的目标域和源域的焦点特征得以凸显之后,可以采用一个谓词逻辑公式来表示此基本隐喻,即, $\exists xP(x)$ 其中 $\exists$ 为存在量词,是存在的意思, $X$ 为个体变项,具体来说就是指隐喻所涉及的目标域和源域,可以在实例中具体为 $X_1, X_2, \dots, P$ 为谓词常项,即指目标域和源域所具有的焦点特性,整个公式即翻译为:存在一个 $X$ 这个 $X$ 满足某种特性。

众所周知,隐喻的目标域和源域都同时拥有众多的抽象特征,但是在隐喻的形成过程中,创造者不得不在自己对目标域认识的基础上对目标域和源域的抽象特征进行筛选和淘汰,即聚焦于两者中的某个符合其隐喻意图的特征而舍弃其余的特征。举例来说,在“梦想是指引我通向像鲜花彼岸的灯塔”这一隐喻中,尽管“梦想” $\in$ {思维、睡眠、希望、目标……} $(\in$ 是数学中的属于符号,在此用于表达梦想所具有那些抽象特征,以下 $\in$ 符号同属此用法)“灯塔” $\in$ {位于海边、高、亮、用电、为船只指引航线……},但是,由于“梦想”对于创造者的特征是激励他向目标努力的工具,因此他在已有的认知经验的基础上,将“梦想”的这个特征聚焦到“灯塔”为轮船指引航线这一特征上,而舍弃了其余的特征。用谓词逻辑可以表述为:

$\exists X_1 P(X_1)$  存在一个 $X_1$ ,这个 $X_1$ 具有指向作用,可以引导人实现目标,其中 $X_1$ 在此具体指梦想;

$\exists X_2 P(X_2)$  存在一个 $X_2$ ,这个 $X_2$ 具有指向作用,可以引导船只到达目的地,其中 $X_2$ 在此具体指灯塔。

由于 $X_1$ 和 $X_2$ 同在具有引导个体从一点转移到一点这一抽象特征的统领之下,故此隐喻合理。由于隐喻创造者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创造出这一隐喻的,因此隐喻具有临时约定性,不是一条规则,不求语言社区的所有人都接受这一约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隐含了隐喻的一大特点,即模糊性;然而当所有人都接受一个隐喻的时候,这一隐喻也就成了通

常所说的死喻。如大家都知道时间是金钱,人生是旅程,祖国是母亲,山有腰,针有头……再如“人类是会思想的芦苇”这一隐喻,尽管“人类” $\in$ {聪明、能干、富有感情、会说话,……},“芦苇” $\in$ {高、细、易断、美丽……},但是由于创造者只想表达“人类”的脆弱性,因此他也舍弃了“芦苇”的其他特征,而只是选择了脆弱性,用谓词逻辑可以表述为:

$\exists X_1 P(X_1)$ , 存在一个  $X_1$ , 这个  $X_1$  非常脆弱, 易受伤, 其中  $X_1$  在此具体指人类;

$\exists X_2 P(X_2)$ , 存在一个  $X_2$ , 这个  $X_2$  也非常脆弱, 易折断, 其中  $X_2$  在此具体指芦苇。

由于  $X_1$  和  $X_2$  都同在具有脆弱性这一抽象特征的统领下, 故此隐喻合理。限于篇幅, 笔者不再具体作出说明, 感兴趣者可以此类推。

从上文可以看出, 理解隐喻工作机制的关键是理解隐喻的内在逻辑, 必须了解隐喻是抽象特征统领下的抽象思维和具象思维的合作以及这些内在逻辑的省略, 其中涉及人类大脑的联想和组合功能, 包括了两次聚焦。康德认为没有理性基础上的先验的自我意识提供认识形式和感性基础上的经验自我意识提供的认识质料, 知识是难以形成的<sup>[12]</sup>。这充分说明了理性和经验对于认知的重要作用, 因此在隐喻工作机制的研究中, 我们不能看轻理性和经验中的任一方, 必须认识到隐喻产生的过程正是认识主体在大脑中理性地通过已有的抽象特征来对认识客体和已经成形的经验进行组合配对的过程。这充分说明了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不断运用理性思维的能力, 并且这种能力是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不断发展和提高的。

### 三、语言经济原则在隐喻中的体现

人们普遍认为隐喻具有模糊性。布莱克认为在所有的隐喻中都存在着无法确定的某种解释的困难, 人们无法制定明确的标准来说明哪种解释是可行的, 因为隐喻本质上是歧义的, 可以有多种含义<sup>[5]</sup>。换句话说, 隐喻创造者和隐喻理解者在统领隐喻的目标域和源域的抽象特征的鉴定上未必是一致的, 存在着某种偏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看: 爱情是一杯咖啡。创造者大脑中浮现的爱情的抽象特征究竟是什么? 是苦涩的还是香醇的? 若创作者关于爱情和咖啡的经验都是苦涩的, 那么他

就会用咖啡做源域; 然而倘若理解者对咖啡的经验是香醇的, 那么他反推爱情的特征就是甜蜜的, 这与隐喻创造者的初衷显然是相违背的。既然隐喻的创造和理解上可能存在如此大的偏差, 那么为什么隐喻创造者不在生成隐喻的时候把其背后的内在逻辑也同样表达出来呢?

笔者认为这种省略是源于语言经济原则的考虑, 语言经济原则的运用既使语言简练, 也使语言具有美感。中国有句古语: 雾里看花花更美。所以虽然隐喻是模糊的, 但也是美丽的。有人说人类创新能力的表现之一就体现为语言的简化, 这是人类创造性思维的突出体现, 它的出发点是语言的经济原则。经济原则又叫省力原则或经济标准, 是语言的一条基本原则, 它与人类的认知模式相关, 可以说是客观世界的普遍原则, 当它用于语言交际的时候是为了提高语言交际的效率, 减轻语言中的冗词赘语, 以减轻记忆的负担<sup>[13]</sup>。隐喻创造者在表达一个隐喻的时候, 倘若都把为什么要和为什么可以创造这个隐喻的意思表达出来, 那么这个隐喻就是冗长的, 其美感也将消失得无影无踪。由此可见语言的经济原则在隐喻中因内在逻辑的省略而得以体现, 同时也可以说隐喻内在逻辑的省略是出于语言经济原则和语言美感的考虑。

### 四、结语

知识不是水上浮萍, 随手可捞, 而需要经过一番曲折方可获得。如同伽利略通过研究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的现象得出了重力加速度、牛顿从苹果落地的表象推导出了万有引力定律、瓦特从开水壶中看到了未来的蒸汽机、从鸟类和昆虫的飞行中莱特兄弟看到了飞机的内在工作机制一样, 人类求取知识的过程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过程, 每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背后都有其内在的逻辑, 正是这些逻辑的存在而使得它们得以存在。因此在隐喻工作机制的研究中, 我们不仅要掌握隐喻的外在表征, 更重要的是要透过隐喻现象看到隐喻内在的逻辑, 通过这些内在的逻辑得出隐喻产生的合理解释。有人说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如果这句话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合理的原因; 如果它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也要找出致使它错的内在的逻辑。

本文承蒙刘利民教授点拨指正, 谨此致谢。

## 参考文献:

- [1] 亚里士多德. 修辞术. 亚历山大修辞学. 论诗 [M]. 颜一, 崔延强,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39.
- [2] 张沛. 隐喻的生命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35.
- [3] G Lakoff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3.
- [4] 林书武. 国外隐喻综述 [C]//语言的认知与研究——认知语言学论文精选.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412-427.
- [5]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171-20.
- [6] 王文斌. 概念合成理论研究与应用的回顾与思考 [J]. 当代语言学, 2004 (2): 119-127.
- [7] 束定芳. 隐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研究方向 [C]//语言的认知与研究——认知语言学论文精选.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428-444.
- [8] 朱永生. 语境动态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48.
- [9] 程琪龙. 语言认知和隐喻 [C]//语言的认知与研究——认知语言学论文精选.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457-469.
- [10] 陈嘉映. 语言哲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29-378.
- [11] M Baghramian.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London: J M Dent, 1998: 26-40.
- [12] 温纯如. 认知、逻辑和价值: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新探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20.
- [13] 宋德生. 语言经济原则对英语进行体表将来结构的诠释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 (2): 10-13.

(责任编辑: 杨珊)

(上接 11 页)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1-5.
- [2] 蒋中一. 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11.
- [3] 安吉尔·德·拉·弗恩科. 经济数学方法与模型 [M]. 朱保华, 钱小明, 译.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170.
- [4] 唐·埃思里奇. 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 [M]. 朱钢, 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163.
- [5] 乌家培, 周方. 经济模型及其应用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6: 260.

(责任编辑: 舒莉霞)